

## 《菩提道次第广论·卷六》释·第79讲

释法音法师于2008年10月23日讲授

前行开示：

修学菩提道次第教授，应如祖师宗规，讲说者与听闻者皆须安立清净动机，即刻意发起为饶益有情，令有情成就佛果，故我须先成佛——以此菩提心为动机，总的造作三门善行，个别上依此听闻教法。

学佛之所以不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，在于并不重视教法的学习，以致于难知正法，更不说相应入心了。

现今的实况是，不论出家或在家对于学习深广教法的渴求者已愈趋减少，甚而得少为足；于教法的学习似乎业余，大都侧重于外相支分为主。这种现象对教法的流布是一种隐忧，这是僧俗佛弟子极应正视的问题。

曾见诸多具量师长，早期到印度，其间蒙受了多少的磨难与苦受，但仍对正法极具信心，苦而不退舍，这是为法忘趋的精神，值得后学效学随行。

现应深刻思惟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究竟利益我的心续者，焦点应以来世为主，因为无常随时到来，故应提早安立法习，为来世作准备才是第一要务，否则临命终时必然无力面对自身的生死问题。《阿含经》说：「应作法依止，自依止，莫作他依止。」即是应依于法、依于己才是根本依止，祖师也说：「自为自依怙，自为

自怨敌。」意思是若自心安立正法，则自己为自己的救护者，相对地，若心中没有法习、充满错见，则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是无庸置疑的。不应只是寄望于上师、三宝的救护，此为颠倒妄想；应于自方安立正法习气之因，再加上外缘的师长或三宝——在因缘和合之上才能得救，故应重视正法的学习与教授。

此外，于正法的学习与运用之外，也应提早建立与自相应的法门来面对生死，否则命终之时将束手无策，这是该警觉到的严肃现实问题。

正文：P167<sup>4</sup>~P168<sup>7</sup>

又能增贪现前乐受，多是于苦，渐息灭位妄起乐觉，全无不待除苦所显自性

之乐。

提要：

探究坏苦的意趣。

是说，坏苦能令增长贪着现前暂时的有漏乐受，其本质为苦性，当蒙受现行有漏乐受时，其实只是苦受暂时不现行而已（即苦的暂息灭位，虽然当下有乐受，但非真实）；凡夫众生却颠倒妄执为真乐想（如似恒常清净无漏之乐、不变异的涅槃之乐），以为是一种完全不须观待去除痛苦、显示其自性或本质即为乐性之乐（亦即并不须观待即为自性恒常之乐）。

补述：

一般有说乐极生悲，亦即乐非真乐，只是苦仍未尽复生故而生悲；如果彼乐能完全除苦，就表示已完全息灭了苦因，故亦不再生苦果，已得永恒无漏清净的寂灭之乐。但是稍微思惟坏苦，由当下生活的行、住、坐、卧之中观察苦乐的间杂变化，即能体会坏苦的前后变化与觉受，诚如经教所说，丝毫也不欺诳。其实怨亲都无定了，何况苦乐？众生心的变化如秋云，会随着所缘的人、事、境、时空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相对苦乐觉受与反应，这都是现况可见的。因此若为智者，应随时接受变化，于顺境或逆境都不应过度耽着或瞋执，免于后患无穷；而且世间一切现象只不过是缘起生灭法，应乐时不忘形、苦时不生瞋，以不即不离的中道方式生活或许较为自在。总之，唯有相应正法才是真正的究竟安乐。

譬如太走为苦，略为住息遂生乐觉。现见此是先生大苦，渐息灭时乐渐次起，故非性乐。若太久坐，仍复如前，生众苦故。

例如长时行走身心不堪负荷时，若令身心暂时略为舒缓止步，随即感生乐受。主要是现行乐受之前已具跋涉太走之大苦，当略为安住休息必得息苦，于此同时，乐受也渐生起（即苦暂不现行而已），因此现前所蒙受的乐受其本质并非乐性，而是苦性。同样，若太久坐休息，则亦复如前所说，仍是苦的暂息灭而已，终又转生众苦，并非真乐。

补述：

生起乐觉是因为之前有苦，是将苦暂时止息而生的乐受，是暂时以乐映蔽苦而已，实际上遇缘仍继续现起诸苦，不以此短暂乐受而得去除。

由乐受的自性与变化而得知，轮回所摄的有为法皆看待因缘而成立；若一法为真实究竟，则必于一切时处、一切对象、一切因缘都不变异、都无差别，但事实是苦、乐、得、失、好、坏、善、恶、正、邪等都不是自有自成，都是看待其它因缘而成立，即如此山与彼山互相看待之义。因此有为诸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、善与恶，苦乐得失亦复如是看待不同因缘而有，当因缘不同时即有不同的觉受、体悟、认知与果报。简言之，轮回有情于诸乐受，亦即如是不断的重复追逐与疲倦了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。

**若是性乐之因者，应如苦因，随其习近，其苦渐增，如是习近行住坐卧，饮食日阴等，亦应随其几久习近，便有尔许安乐渐起。现见太久唯生苦故。**

意即，如果诸乐本为乐性，如其造作几许乐因，即应如是获得几许乐果；亦即乐的本质或自性若为恒常真乐，理应愈来愈乐，永不变异。这点，即应如于苦因，如其几许久经串习，即得如是几许随行渐增诸苦，有增无减。换句话说，有漏乐受若为真乐的本质，则如其造作几许乐因——例如习近成办行住坐卧、受用饮食、久歇树荫等加行，理应随其几许加行习近所得之乐，便能如是渐次递增，愈来愈乐。但是，为何坐久之后乐渐递减反增苦受呢？理由在就于彼乐的本质为苦性，可知转增为苦，可知坏苦的乐受并非真乐。

补述：

当有情造作苦因，不论有否感果，一旦不断苦因种子，必随行渐增，苦果必然愈来愈强大——除非经由修道，否则即使有佛性也无法成佛。况且众生的烦恼从不停息，欲望无穷，拥有与失去皆为苦性，如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说：五浊恶世众生，无田忧田，无宅忧宅、有一少一，有无同忧。相反地，若能少欲知足，能得失之间随缘自在，不被得失系缚，则能减少苦受。

如是亦如《入胎经》云：「难陀，行住坐卧诸威仪中，应当了知别别是苦。诸静虑师，应观彼彼威仪自性，若行度日，不住不坐不卧，彼则于行，唯别受苦。别别领受猛性粗性难可忍性，非悦意性。非于其行，起安乐想。」

提要：

再次引经证成坏苦的乐受是苦的暂息灭位，本质非乐。

如是引《入胎经》说：佛告阿难庆喜，于行住坐卧四威仪道中，应当了知每一威仪道都有别别不同的苦性。诸瑜伽师应观各别各别有漏为本质的四威仪随一皆为苦性，因为若行走一天度日，其间都不住、不坐、不卧，明显观察可知彼行实为苦受，只是别别转成诸苦，别别领受猛利苦受，其自性确为不可悦意，彼时不想继续行走，唯求舒缓停息之乐，因此不应于其行威仪道，起究竟安乐之想。

补述：

虽然徒步行走为苦性，但若行走趣往听闻正法则为善性，若没有任何想法则为舍受的无记性，若动机不清净、以烦恼心策发则为恶性。

又，世间一切有漏乐受皆为苦的所依，若执暂时之乐若执为真实，则违真理实况。

余三威仪亦如是说，「难陀，然由彼彼威仪之苦，暂间断故，遂于余余新生众苦，妄起乐想。难陀，生唯苦生，灭唯苦灭，生唯行生，灭唯行灭。」

如是，余住、坐、卧三威仪的情况亦如彼行之苦，皆具极不堪忍性（即不安于室），只要一久住、久卧（即腰酸背痛）、久坐（即如坐针毡）即转成苦性的苦受，没有悦意可言。故此佛再告阿难，然而若暂时停息太住、太坐、太卧的苦受，随之即渐渐增长乐受，但此只是现前暂时之乐映蔽前苦而已，凡夫却妄起意乐想；事实上，随又转成另一苦受而循环不已。因此，染污品谛的有为诸法随行因缘而具生灭性，当缘生时即有，缘灭时成无；明显可知，轮回诸法生唯苦性之生，灭唯苦性之灭，生唯行苦之生，灭唯行苦之灭。

**补述：**

三苦在定义与作业上是相违的，但三苦互有关系（皆为苦性的本质），行苦含遍苦性，由行苦可引生余二苦，苦苦由坏苦转成，故苦苦与坏苦皆具行苦的本质；虽为相违（即苦为苦受、乐为乐受，故为相违）彼此却互有关联性。因此轮回诸

法皆具苦性、无常性、无我性、无明性、变异性，应予结合三法印如是思惟。

**《四百论》云：「如安乐增长，现见反成苦，如是苦增长，然非可转乐。」**

提婆菩萨《四百论》说：正如有漏的安乐递增，与此同时也可现见诸苦也随递增；相反地，当苦受增长时，则成苦上加苦的苦苦，不能转成安乐。

**补述：**

凡是轮回三苦中的苦苦本质，唯有递增苦受，若不外加因缘，则不能转成乐性——除非具足善根经由修道予以转化，以苦为增上缘。

师长曾说：轮回众生依业而活，依苦而住，理应如是认识苦的实相的质与量，否则易于为不实的有漏之乐所迷，甚而生三毒，造三业，得三苦。乐唯是苦的另一微细相应型态，表相是虚假的，本质为苦性，是一种欺诳不实之乐。一般坏苦的乐受不出二因，即以苦为初以乐为后，或者以乐为初以苦为后，循序渐进互为转化而已。若为修行者，见世间诸乐皆现为虚假不实，若不断苦谛，乃至不出轮回，则无真乐可言，随时与行苦相伴度日；因此为令能出轮回，认识自身的行苦极为切要。

**第二思惟别苦有六，三恶趣苦已如前说。**

第二，思惟别苦有六，即思惟六道众生由不同业因而招感各别不同之苦。三

恶道别别诸苦于下士道次法类中已有宣说，此中不再赘述。

### 补述：

思惟六道别苦有其必要性，虽然今生为人道，但是无始的前世以及尚未招感的后世皆有可能轮转六道随一，故应思惟六道不同有情蒙受之苦，依此才能策发厌离希求解脱，凡此即如祖师说：「三界牢狱中，痛苦不解脱，漂流业海中，随缘受众苦。」

总苦来自于引业居多，别苦来自于满业居多；对此《念住经》也说：「地狱有情受狱火，饿鬼感受饥渴苦，旁生感受互食苦，人道感受短命苦，非天感受斗争苦，天道感受放逸苦，轮回犹如尖之针，何时亦无有安乐。」这说明了，各别六道不同蒙受之苦。

必须思惟三涂苦的另一理由在于不失悲心，当初从近缘亲眷乃至累世如母有情现正蒙受三恶道种种剧苦，这是应常思惟不忘的，因为若浑然不知其苦状之剧，则难以生起欲求救拔的悲心；况且自身恶业异熟成熟时，即有可能投生三恶道，因此认识与厌离三恶道苦有其必要。

**人苦者，谓饥渴寒热，不可意触，追求劳苦，复有生老病死等七，如前当知。**

人道众生的不共别苦，即是身心危脆——身不堪受饥渴、不耐寒、不耐热；又心具粗重烦恼、自我意识强、经不起打击、异己则敌、不可触怒，所追逐的都是



令身心倍受劳苦之事，犹如爱别离苦无有不分离之时，强求不得。要言之，人道之苦如水波，没有间歇；此外，当知又有如前所说的生老病死等七苦。

**补述：**

对人道而言，尤其注意的是，人心不乐是生瞋的食物，也是苦因；而人道最遗憾的即以智慧造恶业、深思谋略、损害有情、损人利己；究实上说，若有智慧而没有善心，实为灾难。

又如《资粮论》云：「恶趣苦无余，人中亦现有，苦逼等地狱，贫如琰魔世。

此中旁生苦，强力于羸弱，制罚及损害，相续如暴流。有因贫乏起，余从不足生，

追求难忍苦，一切谋略杀。」

又如《资粮论》说：恶趣苦无量无边，于人道中也现有众生蒙受诸苦，为苦所逼迫犹如地狱，有些众生一贫如洗如饿鬼。此中畜生道诸苦，如互为吞食、彼此伤损等，如是强弱、盛衰、贵贱、得失的因缘相续如暴流没有间断。此外，有些苦是因贫乏而起，有些苦是因不知足而起，于满足欲望的追逐过程中，必须堪受难忍之苦，即使费尽心思、千算万计，互为谋略杀害最终还是一场空。

**补述：**

若从五蕴上说，人道的自性或本质即为五蕴炽盛苦，最初为生苦，最后为死苦，其间则有老苦、病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；如是看来，一旦具

足有漏五蕴即含遍有八苦。若有智慧，即应依苦谛修行，渐可转化成如意身。

《四百论》云：「胜者为意苦，庸流从身生，二苦日日中，能坏此世间。」

《四百论》说：高尚富有的人为心苦所困，庸凡贫困者为身苦所恼，身心二苦日日无间的损害此世间界的凡愚众生。

补述：

轮回世间即是身心逼恼的世间，无一众生不具身心随一之苦而忧恼；如国王死时弃权位，乞丐死时弃拐杖，死时平等一致，苦受无诸差别待遇，唯是致苦因缘不同而已。但是就人道而言，若相反于此，具足智慧欲求出世间佛道，且动机清净者，则胜逾世间财富。

非天苦者。如《亲友书》云：「诸非天中意苦重，由其性瞋天德故，此等由其趣性障，具慧不能见圣谛。」

阿修罗道所得诸苦，如《亲友书》说：非天的阿修罗众生心意苦重——尤其嫉妒心重，故易嫉恶如仇，由其天性特别易瞋天道的圆满受用福报，因此易坏善因与功德，具足障碍自己的自性，虽有智慧力也无法亲证道谛，获得圣者功德。

补述：

阿修罗易于嫉妒，固然是其异熟苦报，其它的理由则是阿修罗女众外貌端丽，

却下嫁天道众生；又阿修罗道的世间界有树长至天界，树根长在阿修罗界，而由欲界天众享用其果，有能见业，没有受用业，因而生瞋好与天道争夺战斗。事实上，阿修罗道的福报与受用较人道圆满，只是看待天道差强人意。

阿修罗道自性的障碍就是：即使具足智慧，当生也不得道谛功德；阿修罗道有佛弟子也有非佛弟子、有智慧者也有不具智慧者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即使修学佛法当生也不能成为圣者。

最初证得见道的身所依是人道与欲界天道——主要还是人道，若能善用人道修行，确是最为殊胜的修道所依身。

此由不忍，嫉天富乐，令意热恼，由此因缘，与天斗争，受割裂等伤身众苦。

此等虽具智慧，然由异熟障故，于彼身中不堪见谛。《念住经》说此为旁生，《瑜伽师地论》说为天趣。

**提要：**

阿修罗道的别苦具有三种特质。

1.阿修罗因善于嫉妒，不能忍受天众所受福报与功德胜自，而心生恼怒。——易于嫉妒，恼心之苦。

2.也依此心生恼怒因缘而与天道众生战斗，身受猛利杀伤割裂，蒙受百般众苦，犹如等活地狱。——战斗割裂之苦。

3.虽为佛弟子具足智慧，但是由于异熟诸障、定业之果（即瞋恚、嫉妒所生的果报）遂而障碍当生不能新得见道、不得初地功德、不能成为圣者。——虽具智慧当生也不能见谛成为圣者之苦。

此中，对于阿修罗应归属于六道的哪一道有二种说法，即《念住经》说归于旁生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则说归为天道所属。

### 补述：

异熟障：指依业所感异时、异地而熟的障碍，即由往昔积造特殊的业因，令阿修罗当生不能证得圣道的障碍，故说不堪见谛。

### 重点思考：

- 1.为何有漏的乐受，唯是苦的暂息灭位？
- 2.若为无漏的乐受，应具哪几个特性？
- 3.三苦之间有何关连？
- 4.为何习近坏苦之因，唯生诸苦？
- 5.何谓「如安乐增长，现见反成苦，如是苦增长，然非可转乐。」之义？
- 6.《念住经》说：六道各别有何种苦？
- 7.人道各别上有何种苦？
- 8.何谓「胜者为意苦，庸流从身生，二苦日日中，能坏此世间。」之义？

9.阿修罗道各别苦的特质有哪三种？

10.阿修罗是归属于六道的哪一道？